

拉宾之死

洪兵 汪徐和 李云龙 著

YITZHAK RABIN

1922-1995



海峡文艺出版社

拉宾之死

洪 兵 汪徐和 李云龙 著

海峡文艺出版社

(闽)新登字 05 号

拉宾之死

洪 兵 汪徐和 李云龙 著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得贵巷 59 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福州世友电脑公司排版

福建地质印刷厂印刷

(福州市塔头街 2 号 邮政编码:350011)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10 印张 6 插页 242 千字

1995 年 11 月第 1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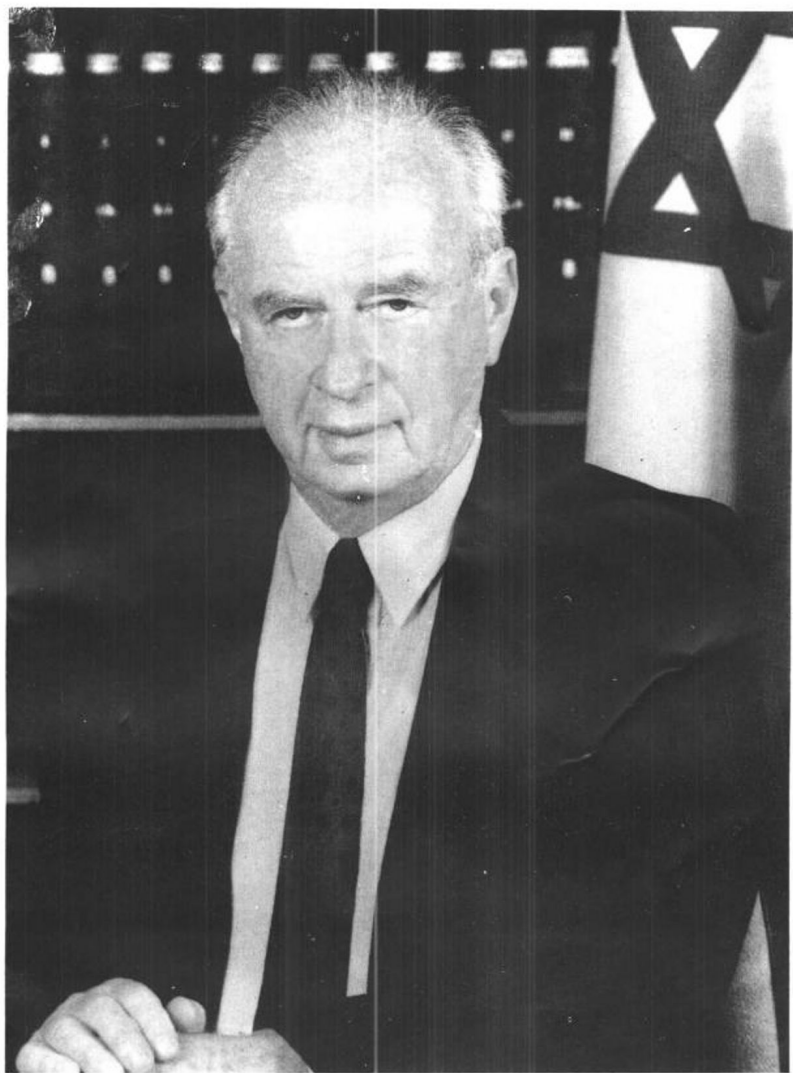
199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 50000

ISBN 7-80534-838-3

I·733 定价:1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以色列总理拉宾(1922—1995)。



1927年,5岁的拉宾(右一)
同父母和妹妹合影。



伊扎克·拉宾 1968 年从部队退役后从事外交工作。这是他出任以色列驻美国大使时同夫人合影。



以色列总理拉宾
与外长佩雷斯商谈工作。

1995年10月
23日,中国国家主
席江泽民在纽约会
见以色列总理拉宾。



1993年9月13日,在华盛顿签署协议时,拉宾与阿拉法特互相祝贺。



以色列总理拉宾(右一)由于在推动中东和平进程中作出贡献
与阿拉法特、佩雷斯同获1994年诺贝尔和平奖。



约旦国王侯赛因(左)与以色列总理拉宾于1994年7月25日在白宫签署《华盛顿宣言》。从而结束约、以两国自1948年以来的交战状态。



行刺拉宾总理的凶手伊加尔·阿米尔(左二)被以色列保安人员当场抓获。



拉宾拉总理遇刺后,以色列高级将领11月5日护送拉宾灵柩到议会广场,供人们瞻仰。

(以上照片均由新华社
供稿)

目 录

11月4日 拉宾饮弹身亡	(1)
由来已久的“鸽”、“鹰”之争	(12)
投笔从戎	(26)
从旅长到总参谋长	(40)
“六天战争”英雄	(57)
第一次出任总理	(73)
大力神计划的策划者	(83)
非法银行存款	(95)
第二次出任总理	(107)
通往和平的第一步	(119)
对手阿拉法特	(135)
希伯伦的枪声	(148)
内坦亚海滨爆炸惨案	(162)
耶路撒冷征地风波	(180)
塔巴协议	(193)
美国100亿美元的承诺	(210)
回归大地	(229)
中东和平进程荆棘丛丛	(244)

附录

以色列	(263)
-----------	-------

犹太复国主义与阿以冲突·····	(273)
中东战略地位·····	(280)
以色列的内政·····	(293)

11月4日 拉宾饮弹身亡

11月4日这一天，是犹太人的安息日。

已有70多岁高龄的以色列总理拉宾，在安息日这一天丝毫没有“安息”。忙碌一天之后，他匆匆吃完晚饭，坐在沙发上，闭上眼睛，静静地坐了很长时间。

在外人看来，他这是极度疲倦之后的休息，是一种工作解脱之后的放松。但熟悉他的人都清楚，他此时的大脑在高速运转，在十分紧张地思考着某个问题。这种思考，比起他在办公室的工作，一点也不轻松。

的确，他是在思考问题。他在思考今天晚上“国王广场”群众集会的讲话内容。他在推测今天晚上会遇到什么棘手的事情。他希望今天晚上会得到无数的鲜花和掌声，也准备迎接一些人的石块和咒骂。但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就在今天晚上，会有一颗经过特别制作过的子弹，带着死亡的呼啸，向他射来。

拉宾微微睁开眼睛，抬起手腕看了看表。他猛地站起身来，朝随从摆摆手，大步走出室外。

今天晚上，以色列首都特拉维夫灯火通明。许许多多以色列

人手里挥舞着小旗，高举着标语和拉宾的画像，从四面八方涌向市政府前面的“国王广场”。他们要去参加以色列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呼吁和平的集会。

这次集会是由工党和其他一些左翼党派组织的群众和平集会。会议的口号是“要和平，不要暴力”。

10万多人高喊这个口号，群情沸腾，气势宏大，把整个广场挤得水泄不通。

广场的周围却是另外一番景象。这里没有和平的欢呼声，没有身着鲜艳服装的群众，只有700多名荷枪实弹的警察。他们十分警惕地把守着通往广场的各个路口。这些警察，时而抬起头来望望广场那边的灯火，细心地倾听一会那边传来的断断续续的大会发言人的声音，彼此间交换一下眼色，尔后左右踱上几步，眼睛紧紧地瞅住楼角、拐弯的阴暗处，似乎那里随时会蹦出什么可怕的东西。

“拉宾来了！”不知是谁喊了一声。人们目光一齐投向主席台。

只见拉宾在随从官员的簇拥下，走到了讲台的后面。他很有风度地向集会的群众挥了挥手，然后退后一步，用手稍微整理了下笔挺西服的下摆。他向大会主持人点了点头，示意大会可以开始了。

“女士们，先生们，所有爱好和平的以色列同胞们，……”大会主持人走上讲台，开始作一个简短的开场白。这时的广场也逐渐安静了下来。

拉宾抬头望了望满天的星斗，竭力想把他的思绪集中起来，以便将预先准备好的讲话腹稿再重述一遍。可他无论如何也做不到这一点，他的思绪乱极了。一幅幅过去毫无联系但又记忆深刻

他想起了他的父亲，一位 1886 年生于乌克兰基辅附近穷山村中的犹太老人。这位老人曾在 18 岁的时候，独自闯进了美国。他常对自己的儿女们讲述移民美国的经历。他无论在美国，还是回到故土，都积极参与犹太复国运动，成为当地犹太社团的骨干分子。

他想起了母亲罗莎·科汉。她出生于俄罗斯一个具有贵族血统的犹太富商的家庭。俄国十月革命后，举家迁入巴勒斯坦。母亲是一位有独特见解的女性。当老拉宾还是工会积极分子时，她已当选为特拉维夫市的市政委员。她常对自己的儿女们说，她有她自己的立场、原则，时刻准备为任何她认为值得的事业去奋斗。她恪守自己的信仰，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他想起中东战争，硝烟弥漫，战车轰鸣……

他想起了他与阿拉法特握手言和的场面，照相机闪光灯的亮光，几乎刺得他睁不开眼睛。

他突然想起了他与以色列右翼组织唇枪舌战的场面，想起了这些人恶狠狠的目光。此刻，他的心猛然收缩了一下。

“下面，请拉宾总理讲话。”

主持人的话和群众雷鸣般的欢呼声，将他的思绪一下拉回到会场中来。拉宾用政治家特有的调节自我情感的抑制力，使自己迅速从刚才纷乱的回忆中恢复过来，镇定、从容地走上了讲台。

在发表了一番精彩的开场白之后，拉宾慷慨激昂地说道：“我从军 27 年了，只要没有和平机会，我就坚持战斗。但我相信现在有和平的机会，而且机会很大，所以我们必须抓住这一机会。”

他顿了顿，接着说：“我一直相信，绝大多数人是要和平的，并准备为此付出代价。”他把语调又稍稍提高了一下，“只有和平才能解决以色列面临的各种问题。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实现和平的机会，如此盛大的集会表明，以色列人民希望和平。”

.....

几乎就在同一时刻，一位面色黝黑、长脸、浓眉大眼的以色列青年，焦急地徘徊在特拉维夫的一个公共汽车站上。他一会看看手表，一会朝公共汽车驶来的方向望望。

这位青年的名字叫伊加尔·阿米尔，27岁，在特拉维夫的巴尔·伊兰大学法律系三年级读书。上大学前，他曾在以色列的精锐部队之一的戈兰步兵旅当过兵。他的父亲是一位专门抄写《圣经》的人，他的母亲是幼儿园的教师。阿米尔在家里的八个孩子中排行第二。在大学的时候，有些同学就发现他行动怪僻，在谈论到他时这样说：“那家伙思想有些右，爱走极端。”

但是，有一位寡妇却说了不少阿米尔的好话。她曾在阿米尔家旁边住了近30年。她夸奖阿米尔经常外出做“家教”工作，挣些钱帮助养家，另外，阿米尔还经常帮她做些家务活。

“嘎……”一阵急促的刹车声传来。

只见一辆开往“国王广场”的公共汽车进站了。

阿米尔下意识地摸了摸口袋内那块又重又硬的东西，尔后，迅速跳上车，隐藏在一个不被人注意的角落里。

很快，汽车到达了“国王广场”。阿米尔最后一个下了车。他环视了一下四周围，发现许多全副武装的警察遍布在街头，心里不免有些“扑通”直跳。他靠墙站了一会，深深地喘了几口粗气，努力使自己镇静一下，然后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朝警察把守的街口缓缓走去。

一切出人意外的顺利。这时警察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不远处几名过往的阿拉伯人身上，对这位手插在衣兜里，嘴上哼着小调，擦肩而过的犹太小伙子，甚至连看都没看一眼。

阿米尔越过警察后，迅速走进停车场。他非常内行地扣了扣一辆豪华汽车的车门，用脚踢了踢车胎，又低头望了望车下，很

像一名称职的专车司机。

这时，拉宾的讲话已经接近了尾声。

拉宾对自己的讲话非常满意。他今天晚上恰到好处地把握住了自己的感情，就像一名优秀的演员那样，完全进入了自己所要扮演的角色。

拉宾赢得了一阵又一阵热烈的掌声。他的讲话时常被群众的欢呼声所打断或淹没。

他十分得意地向台下近乎狂热的群众频频点头示意。这种得意来自于今天演讲的良好感觉，来自台下成千上万以色列民众的拥戴。拉宾今天晚上真正体验到了一名政治家所追求的那种凌驾于万民之上“权贵”、“伟人”的感受。

讲完话，拉宾与其他政府高级官员们一起手拉着手，同广场上的10多万群众齐声高唱《和平之歌》。一些以色列著名演员还主动登台助兴，手持着麦克风在拉宾和佩雷斯中间又唱又跳。

随着歌声，群众的情绪达到了高潮，“国王广场”上激荡起汹涌澎湃的和平声浪。

广场上的歌声，传进停车场上阿米尔的耳朵里。他为之一震，知道大会就要结束了。此时的他就像一只即将发现猎物的猛兽，全神贯注地注视着会场的出口，眼睛里闪过一丝不易被人察觉的寒光。

阿米尔把手合在胸前，默默地祈祷了几句，然后慢慢地抬起头，脸上流露出一种准备献身的刚毅表情。他鼓足了勇气，准备好去迎接震惊世界的那一刻到来。

这时候的阿米尔，脑海里已是一片空白，没有喜悦，没有悲忧，没有恐惧，似乎什么都被忘却了，似乎整个世界根本不存在自己，或者自己已经超越了凡尘俗世，拥有了整个世界。

他看到拉宾在掌声和欢呼声中走下了主席台，随即在保镖的

簇拥中走下市政府大楼的台阶。拉宾一边走，一边还同路两旁的群众热情地握手。

拉宾走向了他的专车，准备乘车离开。

阿米尔在人群中拼命地向拉宾挤了过去。

当拉宾走近他的轿车，拉开了车门，正要迈步上车的时候。阿米尔已经挤到了拉宾背后，迅速从衣袋里掏出了他的那个又重又硬的东西。

在灯光和月光的照射下，可以隐约地看出，这是一支杀伤威力极大的意大利制9毫米左轮手枪！

“啪、啪、啪……”这支枪对准拉宾连着响了三下。

枪声响过，年过七旬的拉宾愕然失色，随即身体前扑倒在地上，鲜血浸透了他的衣服。

广场上随即有人发出了尖叫声，人群像炸开了一样，混乱成一团。

拉宾的几名保镖起初有些慌乱，毫无目标地开了几枪，一名保镖被打伤了。但他们马上清醒过来，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其中的几人闪电般地冲向阿米尔，将他扭绑起来。

另外两名迅速呼叫来救护车，并赶忙抬起拉宾，将他送进车内。

救护车载着面色苍白的拉宾，风驰电掣般地驶向附近的伊奇洛夫医院。

医院的急诊室里，大夫们全力进行抢救。

经检查，拉宾的伤是致命的：这三发子弹，一发打在腹部，一发打在胸部，一发打在背部。

19分钟后，拉宾流血过多，伤势太重，心脏停止了跳动。

拉宾的夫人莉娅像疯了一样扑到了丈夫身上，她用瑟瑟发抖

的手从丈夫的衣袋里掏出了一张浸透了血迹的歌谱，上面谱写的正是拉宾一小时前与大家一起唱的那首《和平之歌》。

在救护车拉走拉宾的同时，广场上的空气象凝固住了一样，人们先是惊呆，而后愤怒了。许多人涌向凶手，高喊要绞死他。

保安人员迅速将阿米尔推入一辆警车里。闻讯赶来的警察立即组成了一道人墙，将那辆警车团团围住，防止凶手被群众杀死，也防止有人乘机杀人灭口。

整个特拉维夫城市的民众都在关心着拉宾的命运，他们不约而同地奔向医院，焦急地打探着拉宾的消息。

噩耗传来了。以色列军队电台播发了一则来自医院的消息：“总理拉宾遭到了枪击，经抢救无效，不幸逝世。”

听到这则消息之后，许多人泣不成声。有成千上万的人自发地点燃起一支支蜡烛，悼念拉宾的亡魂。还有许多与拉宾共事的官员们，想起不久以前还同拉宾一起开会、讨论的情景，禁不住失声痛哭，泪流满面。他们来到以色列内阁会议室，用黑纱把拉宾用过的椅子罩了起来，试图以此表达他们永久的思念。有些反对拉宾的人，也不能不为此景所动，他们称拉宾遇害的这一天，是以色列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阿米尔在被捕后，很快接受了审讯。

身体瘦弱、没刮胡子、戴着手铐的阿米尔被带到了一座法院里，这座法院离阿米尔枪杀拉宾的地方只有几百码远。

“你为什么要枪杀拉宾总理？”法官问道。

阿米尔不加思索地回答说：“因为他想把我们的国家拱手让给阿拉伯人。”他环顾了一下四周，接着又说：“拉宾是个罪人，是以色列民族的叛徒，由于他的政策，一个巴勒斯坦国正在建立起来。令人费解的是，我们整个国家怎么会没有注意到。”他用一种

极为仇恨的口气说：“正是由于拉宾释放了一批巴勒斯坦囚犯，没过几天，我们有许多同胞被这些人杀害了。”

“你为什么要选择这种方法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法官又提出了一个问题。

阿米尔平静但又非常坚决地说：“我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阻挡和平进程，我们需要有一副铁石心肠。”

“你这种怪念头是怎样形成的？”

阿米尔眨了眨眼睛，故作神秘地答道：“我的想法来源于‘哈拉卡’（犹太教塔本德经中口述的不载于《圣经》的部分）。按照‘哈拉卡’的意思，你可以杀死你的敌人。”他停顿了一会，又补充道：“我这样做，完全是上帝的旨意。”

“你的这种想法有多久了？”

“有很长时间了，我曾经两次计划过杀死拉宾，但未能成功。”阿米尔咬了咬牙，狠狠地说，“如果这次还不成功的话，我还会接着干下去。”

最后，法官问到了一个实质性问题：“有谁与你一起行动？你的行动是受什么人或什么组织指使的？”

“不，没有任何人指使我，也没有任何人同我一起干。这件事是我自己干的，与任何人都没有关系。”

警方开始进行调查，想了解清楚究竟是谁在背后谋划了这一事件，阿米尔究竟与右翼组织有多大的瓜葛。

根据警方的档案记载，阿米尔曾被警方拘捕过，拘捕他的理由是参加了犹太移民强行扩充新定居点的活动。

警察们在阿米尔的书架上找到了两本书，一本是鼓吹政治暗杀的，还有一本是描写希伯伦惨案凶手的传记。这两本书足以证明了阿米尔的心态和他所崇拜的英雄是什么样的人。

调查过程中，一位阿米尔的女同学说，她曾看到阿米尔和一